

#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 ——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

陈显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原名广汉县中兴场)三星村,是一处重要的早期蜀文化遗址群。其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左右,在四川古代史的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星堆,实际上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隆起的顶部为椭圆形,南北长,东西窄,最高处高出堆旁田地约10米。由于近年来的诸多原因,现仅残存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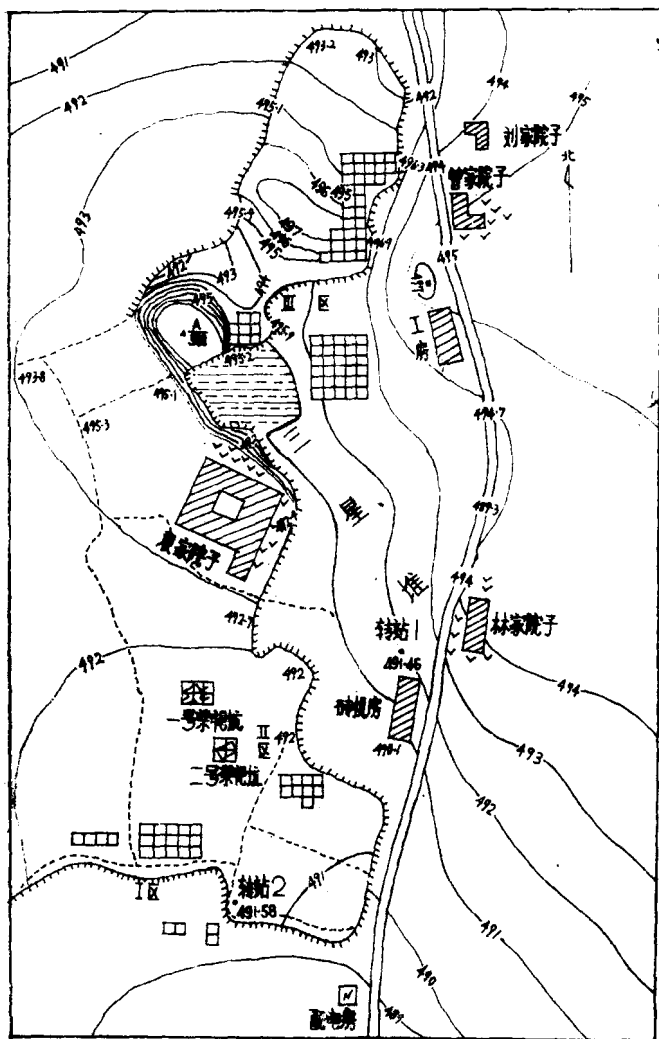
1980年5月至1986年10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会同四川大学、广汉市文管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的发掘资料除1980年5月至1981年的第一次发掘资料已发表外,<sup>[1]</sup>其余均未公布。因此,现将近几年的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及相关问题简介于后,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研究者在正式简报或报告整理发表之前,对该遗址的大致分期情况有所了解,期能对研究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内涵、年代等诸问题有所帮助。这也是笔者的根本愿望。有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予以赐教。

## 一、1980年至1986年发掘概况

1980年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在三星堆堆子的东侧进行了试掘,获得了一些陶、石器。同年11月至1981年的5月,在5月的试掘基础上,又在三星堆堆子中部的东侧进行发掘。按座标法将发掘区分为A、B、C、D四个区域,开5×5米探方44个,发掘面积为1100平方米,加上1980年5月试掘的5个探方,共开方49个,计发掘面积为1225平方米(图一)。后来我们将这一发掘地点编为三星堆遗址的Ⅲ发掘区。此次发掘,发现房屋遗

---

陈显丹 1955年生于成都,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付队长,助理研究员。从1980年以来一直参加和主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及广汉雒城城墙的发掘工作,目前正从事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主要论著有:《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人物造型艺术初探》、《牙璋初论》、《略谈广汉文化有关问题——兼论广汉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我国古代墓葬的防腐措施》、《略论巴蜀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纹饰符号的异同》等。



图一 发掘区地形图

迹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余件及10万余片陶片。

### (一) 房屋遗迹

房屋基址绝大部分分布在原生地、地势较高的东北部。打破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后期扰乱破坏也较严重，但从繁多的柱洞和沟槽遗迹，仍可窥视出一些房基的布局和大体结构。他们均为地面木构建筑，平面绝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形，仅两座为圆形。面积一般在1<sup>0</sup>至25平方米之间，门向不一，多在一侧开门，居住面较坚实，似经过踩踏或拍打。少数在上面还加一层白青泥。18座房址，根据地层和迭压打破等关系，可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分别在夏商之际。

早期房址共3座，平面呈圆形的两座（F16、F18）、呈方形的一座（F17）。晚期房址，根据相互间的打破关系等，又可分为甲、乙两组。两组房址均为地面木构建筑，基本特征一致，但也稍有差异。

如甲组房址的墙基沟槽内还掘有小沟槽，而乙组则无。这两组房基沟槽通常宽25至30、深25至30厘米，沟壁整齐坚实，沟底掘柱洞或小沟槽，柱洞直径一般在14至30、深20至60厘米之间，洞距一般在60至110厘米之间，其墙体为“木骨草拌泥墙”（图版叁，1）。

### (二) 墓葬

共发现4座，时代大致在夏末商初。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及随葬品，仅在填土内发现一些陶片。葬式有直肢和曲肢。墓主多系14岁以下的幼儿，仅M<sub>1</sub>为25岁左右的成年女性。<sup>〔2〕</sup>

### (三)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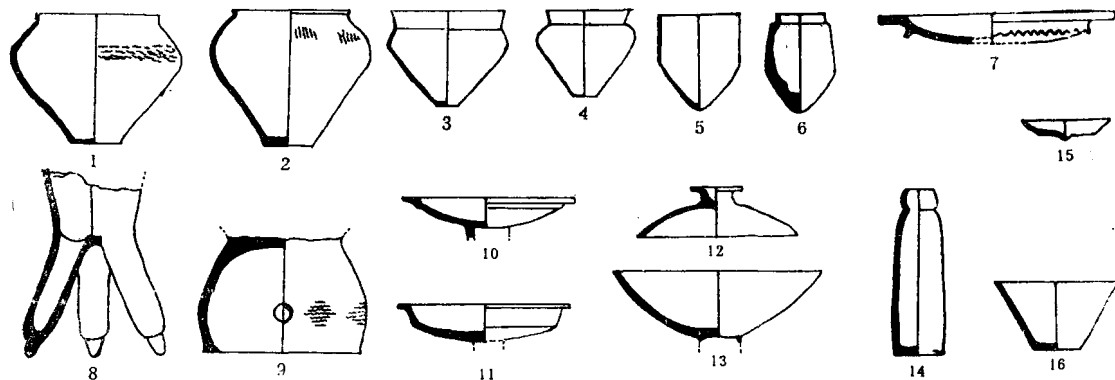
能复原者和较完整者计70余件，主要类型有圈足豆、小平底陶罐、高领罐、翻领罐、深腹罐、盃、高柄豆、鸟头把勺、圈足盘、壶、瓶、杯、碗、碟、盖等。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

### (四) 生产工具

计100多件、其质地主要为陶、石两大类。其种类有纺轮、网坠、刀、凿、砭、斧、矛、锥、杵等。石器基本上通体磨光。石质多系片岩、页岩、板岩等。

此次发掘，初步认识了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的特征是以小平底陶罐、圈足盘、鸟头把勺、高柄豆、高圈足豆为基本典型器物；确立了广汉三星堆遗址时代的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通过室内整理，将此次发掘的遗物和地层的分层（发掘地层共分8层）情况，〔8〕分为三大时期。第8层至4层为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遗物主要有镂孔高圈足豆、平底器及荷叶边口沿的夹砂陶器及个别的小平底陶罐。陶质陶色以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几何形刻划纹、细弦纹和小型的附加堆纹为主。第3层为第二期，属夏至商代前期，出土器物主要有镂孔高圈足豆，小平底陶罐、高柄豆、深腹罐等。陶质陶色以夹砂褐陶为主。第2层为第三期，属商代中期。出土器物主要有镂孔圈足豆、小平底陶罐、高柄豆、器盖、杯、盘、鸟头把勺、陶盂等器形，陶质陶色仍以夹砂褐陶为主。

1982年4月至12月，我们又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的南侧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发掘（属三星堆遗址第Ⅰ发掘区），面积为150平方米。这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商末周初的地层。出土物与三星堆遗址商代中期的器物相衔接。此次发掘地层共分6层；1至2层为农耕土和宋代层，3至6层为文化层，出土遗物主要有小平底陶罐、乳头状足的陶盂、尖底盏、薄胎尖底罐等（图二）。这些出土遗物又恰好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器物相衔接，从而弥补了四川地区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的这一空白缺环。另一个重要的收获则是窑址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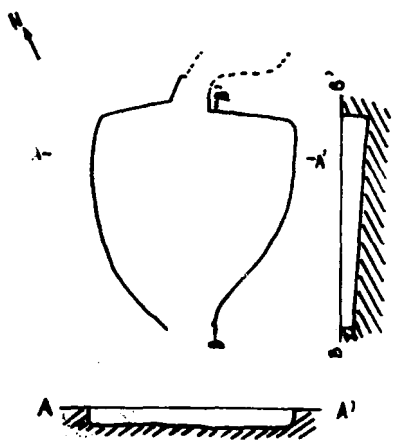


图二 1982年发掘出土部分陶器图

- 1、2. 小平底陶罐 (82GSG2③:18, 82GST<sub>1</sub>③:4)    3、4. 高领小平底陶罐 (T2③:6, T3③:1)  
 5、6. 尖底罐 (T2③:1, T2③:2)    7. 圈足圈底盘 (G2④:3)    8. 陶盂 (T2③:9)    9. 镂孔高圈足豆 (G2③:16)    10、11、13. 高柄豆豆盘 (G2④:3, G2③:1, G2④:13)    12. 器盖 (G2③:4)    14. 陶瓶 (G1③:2)    15. 尖底盏 (T2③:13)    16. 陶杯 (T1③: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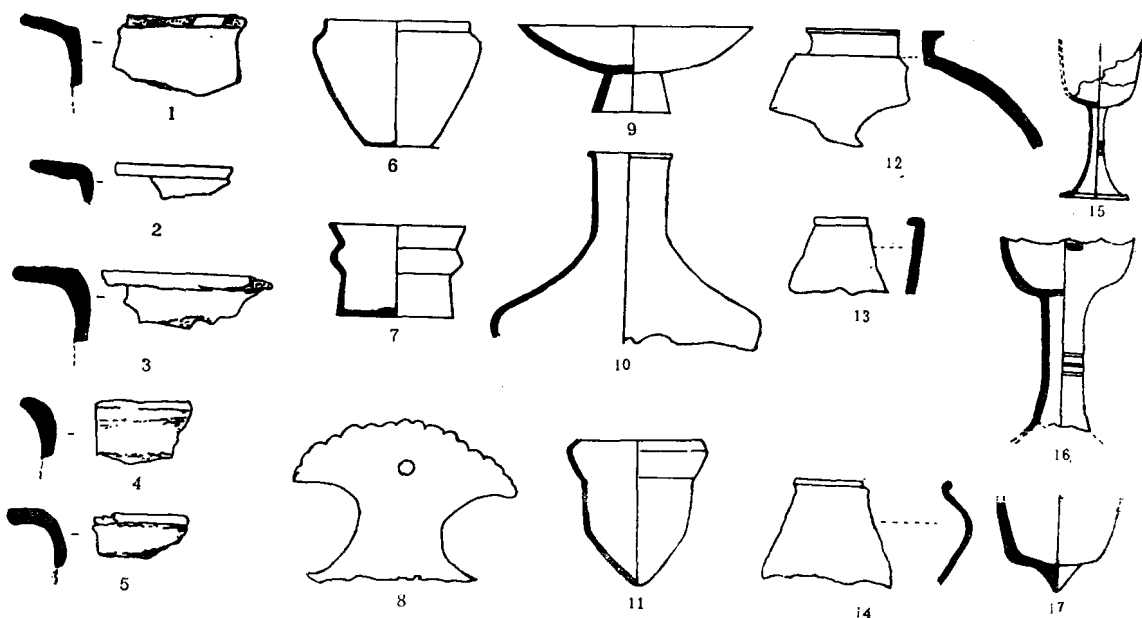
这座窑址平面呈马蹄形、窑底为斜坡形、窑壁较直、窑口约44厘米，窑后有一烟道。窑长220、（不包括烟道）、宽163、深12—25厘米（图三）。

1984年3月14日至5月12日我们在距三星堆北面约600米的真武宫西泉坎开了7个5×5米的探方，发掘面积为1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石器，在出土的陶器中，其类型和特征都



图三 1982年第一发掘区发现的露天窑址

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同属一个体系。其主要类型有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尊形器、盖纽、三足形炊器的足等(图四)。这使我们对该遗址的分布范围及面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成品及半成品的石璧和废料及房屋基址,从而推测这里可能是石璧的加工作坊。第一个双手倒缚的石雕奴隶像也是在这里发现。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反复调查,发现了三星堆遗址的城墙。这对该遗址所处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年10月至1985年元月,我们配合砖厂取土又在三星堆第一个堆子的北侧下进行发掘,面积为125平方米。所获之物



图四 1984年西泉坎出土部分器物图

1—5. 宽沿器 (BbT1 ④:103—107) 6. 陶罐 (DbT1 ②:6) 7. 尊形器 (DaT1 ②:3) 8. 盖纽 (BaT1 ②:4) 9. 高圈足盘 (DbT1④:9) 10. 长颈壶 (BaT1②:11) 11、17. 尖底罐 (CaT1②:5, 3) 12. 高颈罐 (DaT1②:17) 13. 深腹罐 (BaT1②:12) 14. 小平底陶罐 (BaT1②:10) 15. 高足深腹杯 (CaT1②:7) 16. 高柄豆 (BaT1③:2)

主要是夏商之际的陶石器。

1986年3月至6月,为配合砖厂取土和教学任务,我们与川大考古专业师生联合进行了发掘,面积达1325平方米,是历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此次发掘也是文化层堆积最厚、地层迭压关系明确、出土物最丰富的一次。这里的文化层堆积达250厘米左右,通过发掘,可将这里的地层划分为16个大的地层、20余个地层单位。为此,给我们提供了验证以前各次发

掘地层迭压关系的一次重大收获（表一）。这次出土遗物种类主要有荷叶边形的深腹炊器、

广汉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分期对照表

层 次 发 掘 区 分 期	1980—1981年	1982年	1984年	1984年	1986年			备 注
	Ⅱ	Ⅰ	Ⅱ	西泉坎	Ⅰ	Ⅱ	Ⅲ	
近至 现代	1	1 2	1	1	1 2 3	1 2 3	1 2 3	
四 期		3 4 5 6	2 3 4 5			4 4 6 7 8	4 5 6 7 8	第四期根据地层和出土资料分析，还可以分为前、后两段，这步工作待今后的详细分期工作进行。
三 期	2		6	2			9 10	
二 期	3			3			11 12	
一 期	4 5 6 7 8			4			13 14 15 16	第一期亦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15、16层，主要出土器物为平底器、圈足豆、宽沿器。后段为13、14层，开始出现极少量的小平底陶罐和高柄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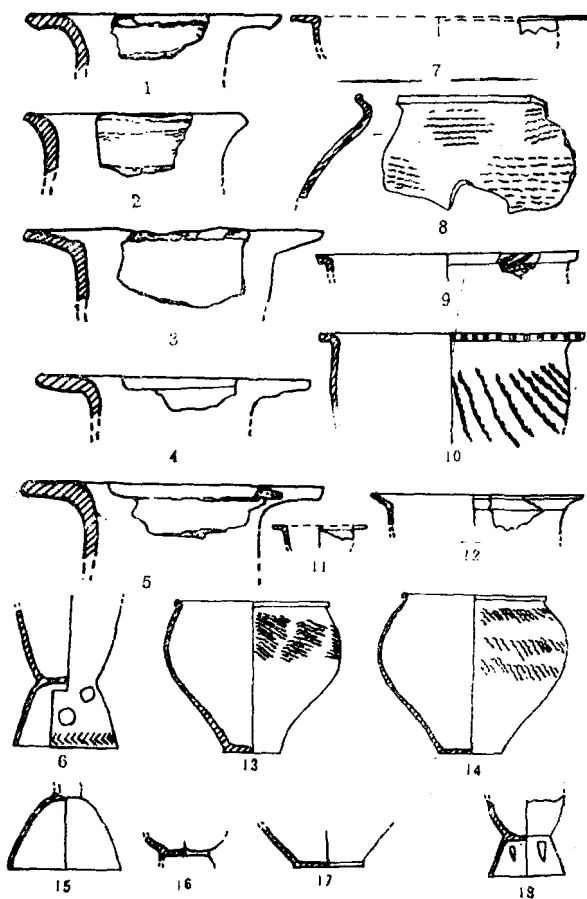
A型高柄豆、壶、杯、觚、三足形炊器、陶盂、器盖、鸟头勺把、瓶、小平底陶罐、大口瓮、雕花漆器（图版叁，2）等器物近2千件，灰坑109个，房址数十座。此次发掘，不论是器物的演变或是地层的迭压打破关系都较为清楚。从时代来讲，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年时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这对于认识陶器的演变和分期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 二、三星堆遗址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及初步分期

### （一）、主要分布范围

以小平底陶罐、圈足豆、尖底罐、高柄豆、鸟头勺把为基本组合的陶器，是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早蜀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文化因素在成都青羊宫遗址、〔4〕方池街、〔5〕指挥街、〔6〕十二桥、〔7〕新都县新繁水观音、〔8〕汉源背后山、麻家山、〔9〕雅安地区的沙溪、〔10〕荣经县同心村〔11〕等遗址均有发现，出土的小平底陶罐、尖底罐、圈足豆、高柄豆等均与三星堆遗址文化显示出同一风格，从而可知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较广泛的地区。中心地区大致处于现在行政区划的广汉、彭县、成都地区。迄今在川北的阆中也有发现，但尚缺乏科学发掘资料，是否还存在着某些地域性差异，有待今后探讨。

### （二）、三星堆遗址陶器的初步分期



图五 第一期陶器图

1—5. 宽沿器 (84GsXBbT1④:21—25) 7、9、11、12. 宽沿盆形器 (86Gs■T1415 H19:24、30、25、36) 8、13、14. 小平底陶罐 (80GsDaT2④:4、13、15) 15. 高柄豆圈足 (86Gs■T1517③:82) 6、16、18. 高圈足豆 (80GsAaT4⑤:35, 86Gs■T1415 H19:139、123) 17. 平底器 (86Gs■T1415 H19:156) 10. 深腹盆形器 (86Gs■T1415 H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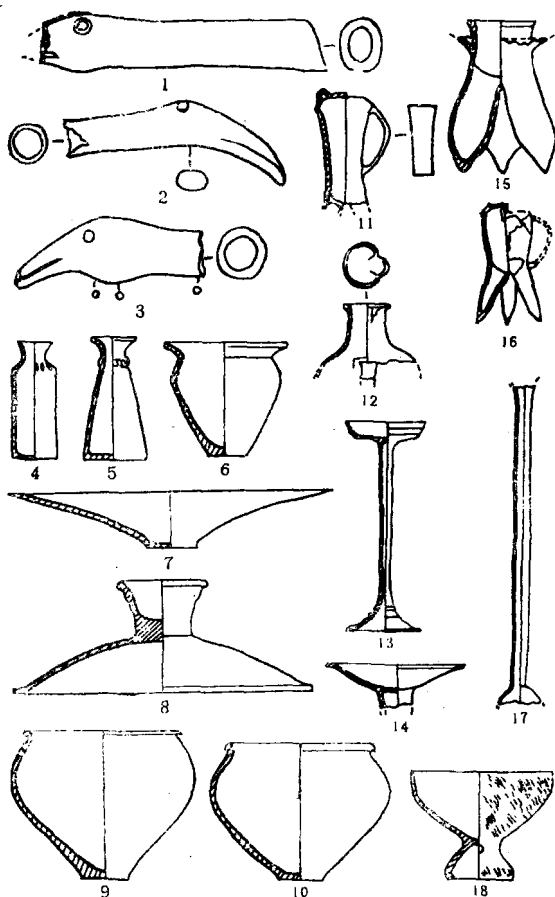
我们研究三星堆遗址的陶器分期, 首先是以可靠的地层堆积和遗迹的早晚关系及类型学上的排比作为陶器分期的依据。因此, 这里主要选用了我所在1980年至1986年的发掘资料, 对三星堆遗址的陶器进行初步分期。

第一期, 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 其比例占整个陶质的80%左右。其地层主要是第Ⅲ发掘区的第16层至13层, 西泉坎的第4层。出土遗物大部分是碎陶片, 能看出器形或复原者极少。可辨器形主要有平底器、宽沿器、镂孔圈足豆、喇叭形器、钵形器、荷叶口沿炊器、和个别小平底陶罐等(图五)。纹饰主要为细绳纹、平行线纹、附加堆纹, 其次有少量方格纹和粗绳纹。其时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B. P. 4740—4070年)。

第二期, 泥质灰陶比例急聚下降, 由第一期的80%左右下降到28%左右, 其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主要地层有Ⅲ区的第12层、11层,

西泉坎的第3层。在这一期中, 第一期出现的器物继续流行, 但亦有所变化。如一期出现的内黑外褐的镂孔圈足豆, 在第二期豆盘加深加大, 圈足由原来的外撇变得向内弧曲。小平底陶罐数量增多。第二期新出现的器形有喇叭形大口罐、陶盃、B型高柄豆、酒瓶、圈足盘、器盖、觚、杯、碗、碟等(图六), 并出现个别鸟头把勺。纹饰品种增多, 常见的纹饰有粗绳纹、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锥刺纹、平行线纹、凸棱纹、人字纹、“心形”纹等, 以粗绳纹为主, 细绳纹次之, 其时代大致在夏至商代前期(B. P. 4070—3600年)。

第三期, 陶质陶色仍以夹砂褐陶为主, 泥质陶的比例略比二期下降。其地层主要有第Ⅲ发掘区的第10层、9层, 西泉坎的第2层。在器形方面形式多样, 主要有小平底陶罐、高柄豆、圈足豆、高颈罐、圈足盘、壶、陶盃、酒瓶、杯、觚、觚形器、圆底盘等。鸟头把勺在这一时期盛行。并出现了宽沿敛口的三足形炊器, 及大量的酒器、长颈壶、长颈圈足壶等及



图六 第二期陶器图

- 1—3. 鸟头勺把 (86GsⅡT1517⑫:138, T1617⑫:6、89)  
 4—5. 陶瓶 (T1617⑫:92 T1517⑫:46) 6. 盘口形罐 (T1515⑪:73)  
 7. 喇叭形敞口坦盘 (T1516⑫:157) 8. 器盖 (T1514⑪:14)  
 9—10. 小平底陶罐 (T1415⑪:182, T1516⑫:12) 11、16. 陶盃 (T1516⑫:7、8)  
 12. 壶 (T1515⑫:47) 13、14、17. 高柄豆 (80GsBaT1③:36, ⅡT1517⑫:26, T1516⑫:32)  
 15. 三足形炊器 (T1415⑫:72) 18. 高圈足豆 (80GsDaT2③:34)

下面我们将上述的分期做依据，对主要陶器发展序列作一初步分析。这一工作对文化分期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对分期所涉及的遗址各区资料的一次验证。

1. 圈足豆；第一期的圈足豆，豆盘深而细高，束腰，高圈足，圈足上一般都镂有2至3个圆孔或三角形孔。至第二期，豆盘加大，平唇、直口，束腰，圈足变矮而内收，圈足上只饰一个或两个相对称的孔。发展到第三期，盘口变为斜尖唇、口微敛，盘与圈足交接处的束腰距离增大，圈足较矮而内折。至第四期，圈足豆的圈足变成弧足而外撇，圈足增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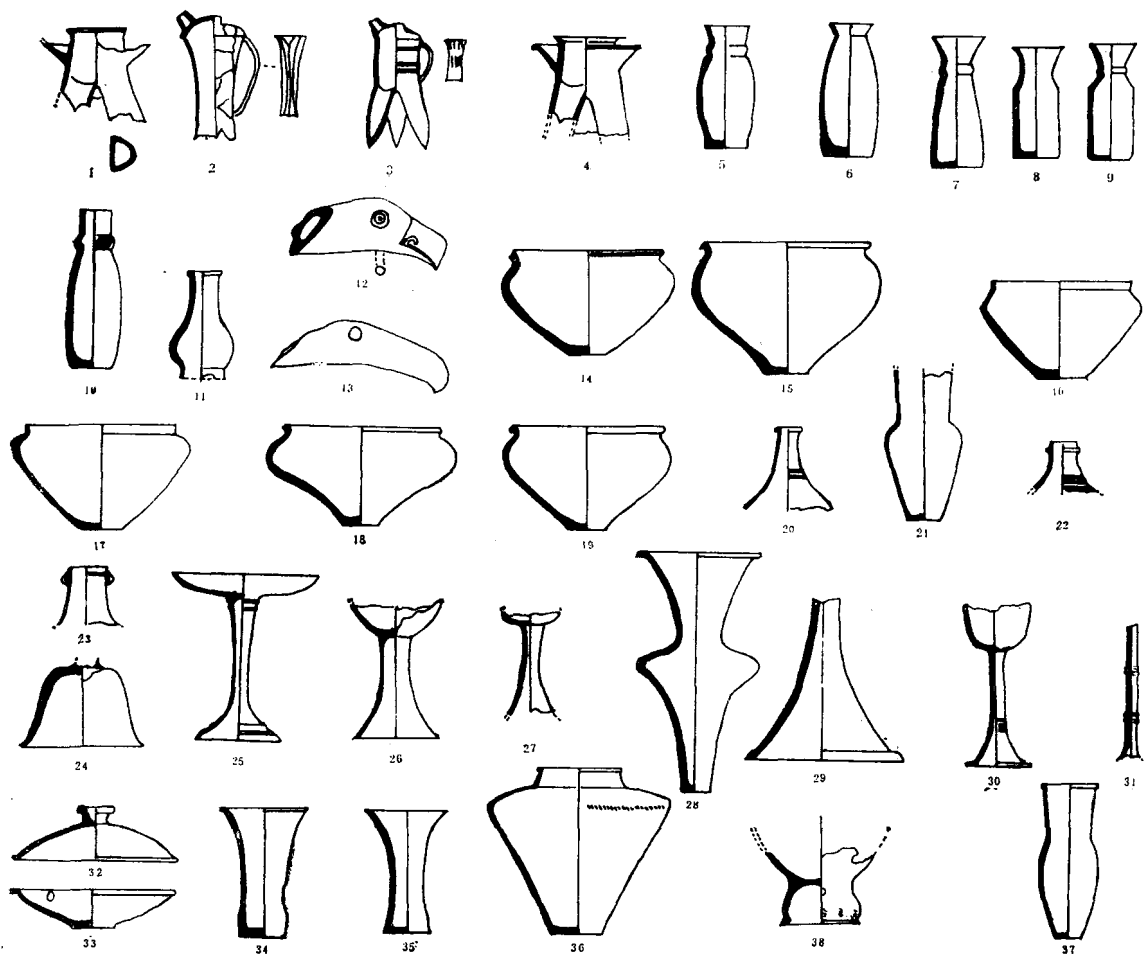
2. 小平底陶罐；可分为A、B、C三大型。

A型小平底罐始出现于第一期的最晚阶段，其数量也极少，陶质陶色多为夹砂灰陶。形制为斜沿、侈口，溜肩，鼓腹、腹下斜收微内凹，小平底，底径多在6厘米左右，整个器形显

个别的尖底器。第三期的纹饰除二期纹饰外，还出现米粒纹、乳钉纹、蚌纹和云雷纹。其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图七）。

第四期；主要地层有第Ⅲ发掘区的第8层至第4层，第Ⅰ发掘区的第8至4层；第Ⅱ发掘区的8至4层。此期泥质灰陶下降至11%左右，夹砂灰陶比例增高。根据器物的变化，这一期还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段，前段器形大致与三期的器类相同，但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灰陶次之，尖底罐流行，鸟头形把勺渐少。至后段，器形基本为素面，纹饰少而单调，仅见个别有绳纹。泥质陶的比例有所回升，器形变得较高大，尖底罐多为薄胎泥质陶，鸟头把勺及三足宽沿形炊器基本消失，个别罐子的底部开始出现圈足。其时代大致在商末周初（图八）。

上面，我们着重依据有关三星堆遗址的地层资料结合出土器物的分析，按照器物的组合和一些器形的发展变化做了大致的分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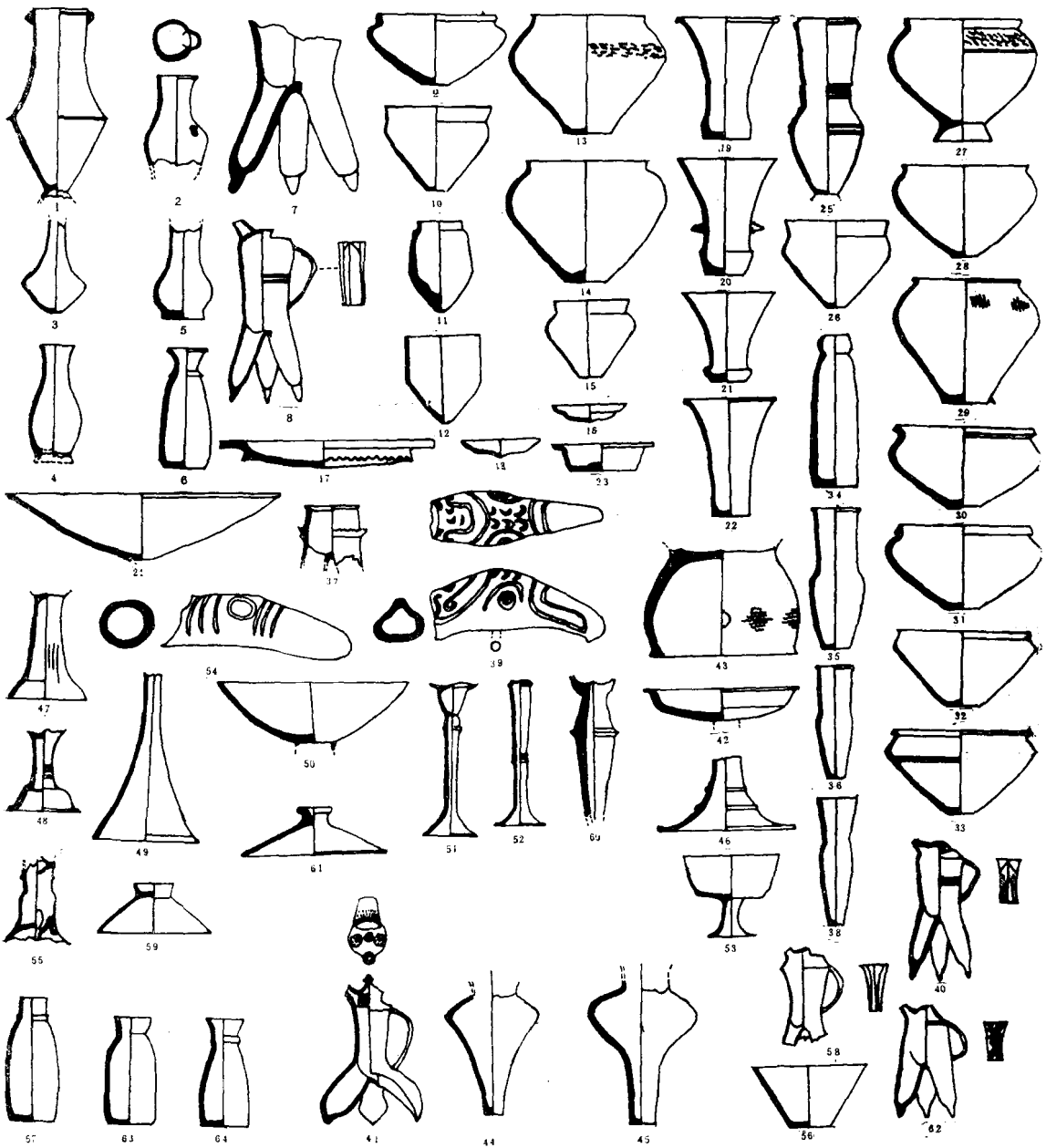


图七 第三期器物图

1、4. 三足形炊器 (T1516⑨:53, T1415⑨:71) 2、3. 陶盃 (H36②:29, H30:9) 5—11. 陶瓶 (T1516⑨:111, T1416⑨:81, T1516⑨:69, H30:5, T1415⑨:32, T1414⑨:17, T1313⑨:16) 12、13. 鸟头勺把 (T1515⑨:67, H36③:17) 14—19. 小平底陶罐 (H36③:9, T1314⑨:44, T1415⑨:48, T1516⑨:61, T1415⑨:175、104) 20—23. 陶壶 (T1415⑨:9, T1516⑨:61, T1213⑨:17, T1516⑨:86) 24—27、29—31. 高柄豆 (T1415⑨:200, T1517⑨:22, T1415⑨:153, T1416⑨:113, T1517⑨:231, T1516⑨:68, T1414⑨:22, 80BaT1⑨:36) 28. 壶 (T1414⑨:4) 32. 器盖 (T1517⑨:77) 33. 碗 (H30:2) 34、35. 觚 (H30:3, T1415⑨:138) 36. 瓮 (H36①:23) 37. 壶 (T1515⑨:43) 38. 圈足豆 (采12)

得瘦高。至二期，小平底罐数量大增，A型小平底陶罐变为尖唇、斜沿微下翻，腹略比第一期的外鼓，小平底，底径多在5厘米左右。整个器形显的比第一期的微矮胖。到第三期，演变为尖唇、侈口、鼓肩，浅腹，小平底，底径多在4厘米左右，陶胎比第一、二期的胎略厚，整个器形显得矮胖。至第四期前段，罐口部微侈、尖唇、斜沿增高，圆鼓肩、较广，斜腹较陡，小平底，陶胎普遍较第一、二、三期的陶胎厚，整个器形又比三期的矮胖。至四期的后段，A形罐的造型又比前段的瘦高，出现了返祖现象。





图八 第四期器物图

1—3、25、44、45. 陶壶 (T1516⑥B:126, T1416⑤:78, T1516⑥B:124, T1516⑦:151, T1517⑥B:100, T1415⑥A:160) 4—6、34、57、63、64. 陶瓶 (T1314⑦:56, T1214④C:51, T1516⑥A:138, T1415⑥A:33, T1515⑥B:44, T1517⑥B:98, 82Gs G1③:2) 7、8、40、41、58、62. 陶釜 (82CsT2③:9, T1414⑥B:48, 55, T1415⑥B:52, T1415⑥C:99, T1516⑥B:102) 9、10、13—15、26、28—33. 小平底陶罐 (T1416⑥B:19, 82GST2③:4, G2③:18, T1③:3, T3③:1, T2③:6, 86GSIT16③:85, 82GST1③:4, 86GSIT1516⑥A:148, T1416⑥B:60, T1516⑦:19, T1516⑥A:29) 11、12. 尖底罐 (杯) (82GST2③:1、2) 16、18. 尖底盏 (82GST2③:14、13) 17. 圈足圆底盘 (82GSG2④:4) 19—22. 觚 (T1516⑥A:141, T1415⑥A:34, T1414⑥B:69, T1515⑥A:79) 23. 陶盆 (T1415⑥A:152) 24. 陶钵 (T1416⑥B:91) 27. 圈足罐 (86GSIT2④:3) 35、36、38. 长颈壶 (T1415⑥A:157, T1515⑥A:46, T1413④C:69) 37. 三足形炊器 (T1517⑥B:301) 39、54. 鸟头勺把 (T1517⑥A:139, 136) 42、46—53、55、60. 高柄豆 (T1113⑥A:14, T1313④C:7、2, T1517⑥B:11, 82GSG2③:1, IT2④C:3, IT1④:51, T1415⑥A:105, T1517⑥B:10, T1415⑦:124) 43. 圈足豆 (82GSG2④:16) 56. 陶碗 (82GST1③:11) 59、61. 器盖 (T1414⑥B:85, T1313④C:9)

B型小平底陶罐出现于第三期，圆唇、口微侈，折肩，斜腹，平底。至第四期前段则发展为尖唇、斜沿口微侈，斜弧腹，小平底。到四期后段，变为圆唇、敞口，小折肩，斜直腹，平底微内凸；或高领，敞口，小折肩，小平底，底径多在3.2至3厘米左右。

C型小平底陶罐始于第三期，尖唇，侈口，高领，圆肩，鼓腹，圈足，圈足与器底交接处为束腰，较高，整个器形显得矮小。至第四期，器形较大，肩比第三期的圆、鼓，喇叭形矮圈足，圈足与器底交接处的腰没有第三期的腰束得厉害、也没有三期的高。

### 3. 高柄豆；可分为A、B、C、D、E型：

A型，始出现于第一期的最后阶段（第13层出土）。高柱状柄、高圈足，柄身中空和足部相通。至第二期，高圈足变小，柄加长；发展到三期，圈足高而外撇，象口“吊钟”。

B型，开始出现于第二期，小浅盘，折壁，柱状柄，矮喇叭形圈足。到第三期，发展为敞口大坦盘，柱状柄，较二期粗矮，喇叭形圈足隆起，显得比第二期的高。至四期，喇叭形圈足足底部分呈“平沿”状，豆盘变小，平沿浅盘，折壁。

C型，始出于三期，其形制为粗短柄，喇叭形圈足，深腹杯，至第四期，喇叭形圈足变成折肩，平沿，足壁较三期直。

D型，始于第三期，为瘦高型喇叭形圈足。至第四期，圈足变得更加细小、瘦，足弧壁更陡。

E型，为竹节状柄。出现于第三期，形制为短柄矮低小喇叭形足，直竹节柄。至第四期竹节柄演变成锥状形，上粗下细。

### 4. 陶瓶；可以分为A、B、C、D四型：

A型，始出现于二期，形制为方唇，敞口，束颈，斜直腹，器身略呈等腰三角形，平底。至三期，演变为窄平沿，束颈较高，斜直腹，近底处两侧微内弧。发展到第四期，变为斜沿，尖唇，束颈，斜弧腹，腹下明显内折成平底。

B型，始出现于二期，形制为敞口，圆唇，束颈，折肩，直腹较高，平底。至第三期，敞口变大，颈较粗、长，折肩，直腹较二期的矮。发展到第四期，变为平唇、口微敛、颈较短，折肩，直腹，平底，整个器身显得较为粗壮。

C型，第三期出现，形制为平唇，直口，直颈，溜肩，弧腹，平底。到第四期，发展为平唇，口微敛，斜直颈或敛口、短颈，腹比三期的微弧，平底。

D型，始见于第三期，形制为平沿方唇，侈口，长颈，鼓腹，圈足较高。至第四期，形制为粗长颈，鼓腹，圈足外撇，变的较三期的矮。

5. 鸟头勺把；始于第二期，数量较少，形制简单，长喙无勾嘴，眼睛位置都比较偏高。咽喉及颈部有一至三个小孔，一般为素面。发展至三期，数量增大，喙变短，短勾嘴，眼睛的刻划位置及比例适当，并在头顶及嘴角部位开始饰云雷纹。咽喉处及颈部饰一个小孔或没有孔。发展到第四期，鸟嘴短小，勾嘴较厉害，或嘴部简化，但在头顶、颈部、眼眶处多饰云雷纹、颈下或咽喉下一般不饰小孔。

## 6. 陶盃；根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A、B两型：

A型，始于二期，管状流，顶较平，半开口，折肩，束腰，宽把，素面。发展至三期，流变得较长，顶较隆起，口只开小半，束腰，宽把，上饰几何纹。至第四期，盃顶隆起更高，折肩尖出，束腰，盃身变得较短，裆外撇，宽把较短，上饰几何形刻划纹。

B型，整个器身显得比A型矮胖，始于二期，其形制为：顶较平，半开口，管状流，鼓腹，束腰，三袋状足、较瘦，足尖为尖乳状。至第三期，盃顶隆起，大半封顶，开口约占盃顶的三分之一，管状流较粗、长，腹微鼓，三尖状袋足直接从鼓腹处撇出，盃身粗壮，上饰三道凹弦纹，宽把，把上饰几何形刻划纹。至第四期，盃顶高隆，细长管状流，盃口开在中部，约呈夹角，折肩，斜直腹，三乳状头袋足，乳头足变得高大，宽把，把上饰几何形刻划纹。

7. 三足形炊器；自二期出现，形制为斜尖唇，侈口，宽沿，深腹，三大袋足，袋足较粗、较高。到第三期，由二期的斜尖唇变为尖唇，敛口，斜直腹，腹较二期的浅，宽沿较陡斜。发展至四期，为尖唇，斜沿，敛口，斜直腹，腹更比二期的浅，宽沿较平缓的外伸(见图九)。

### 三、从三星堆出土的遗迹遗物看“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

上述历次发掘出土的实物，使我们收获甚大，初步弄清了该遗址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布范围。通过地层迭压打破关系及其类型学上的排比，使蜀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了明显的轮廓。过去，人们对川西的“早蜀文化”不甚了解，因此有些人认为“川西平原在西周以前根本就没有蜀文化……，蜀文化是西周以后从中原文化脱胎分化出来的”<sup>[12]</sup>或“蜀文化是西周以后从汉水流域入川的”<sup>[13]</sup>等论点。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西周以前川西平原有没有一支早蜀文化存在？如有，他的文化特征是什么？第二，他的发展关系如何？下面就这两个问题提出讨论。

#### (一) 早蜀文化的存在及其特征

##### 1. 早蜀文化的存在

这里所提到的早蜀文化，是指西周以前的早期蜀文化。《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历夏、商、周。”笔者根据近几年对广汉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所获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分析，认为《蜀志》所载应为信史。地下的实物史料充分证实了川西平原在西周以前存在着—支古老的地方类型文化，并在四千年左右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三星堆遗址发现有人工堆积起来的土埂，这些土埂显然可以认为是人工垒筑的“城墙”<sup>[14]</sup>。在这个城墙的范围内，发现了生活区、作坊、窑址以及大量的房屋遗址。这些房子都有一定的规模，分布密集。在生活区内还发现大量的玉石礼器，如玉琮、璧、圭、璋、剑、瑗、环、斧等。这些遗物显然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而应是王公贵族所拥有的。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双手反缚的石雕奴隶像说明了在这个时期奴隶制的存在。

1986年7至9月，在三星堆遗址又发现了两个大型的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的珍贵文物。

广汉三星堆遗址陶器分期发展图	高柄豆					圈足豆		长颈壶			
	A	B	C	D	E			A	B	C	
分期											
四											
III											
II											
I											

图九

罐				盃		三足形器		鸟头勺把		瓶					
A		B		C		D		A		B		C		D	

其中尤以礼器为主，如尊、彝、璧、圭、琮、璋等，尤以一号坑出土的金杖更是体现了王权的所在。这一重大发现更加充分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曾是一个古代王国—蜀国的所在地。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根据地层的迭压打破关系、类型学上的排比和碳十四测定：上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B.P. 4740±135年），下限在商末周初（B.P. 2875±80年）。可见这支土著文化早在西周前就存在了，而且延续近两千年而不间断，证明蜀文化并非是西周以后才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

## 2. 早蜀文化的特征

从上节中，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约两千年。那么它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生产工具、房屋遗址来看它的特征。

### ①、陶器

一般说来，陶器在考古学中是判断一种文化的地域性和族属的重要依据。根据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多次发掘及川西各地的调查发掘，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文化大量的常见遗物是陶器，因而要确定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把握其主要特征，首先就得识别陶器。

三星堆遗址的陶器种类有：圈足豆、小平底陶罐、尖底罐、双耳罐、高领罐、鸟首和马首把勺、高柄豆、陶盃、酒瓶、觚、杯、碟、盘、圈足盘、瓮、缸、长颈壶、器盖、三足形炊器等种类。在这些器形中则以圈足豆、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鸟头把勺、陶盃、长颈圈足壶、酒瓶、喇叭形器、高柄豆、三足形炊器为常见的器形，也是最富有特征的器形。其造型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如小平底陶罐，口都较大，底很小，口径往往大于底径三至五倍。尖底罐有薄胎、也有厚胎。许多薄胎尖底罐近似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胎仅厚1至1.5毫米之间。其底尖得不能自立，放置得靠器座。高柄豆一般高达33至48厘米，有的竟高达100厘米左右。三足形炊器均在腰部上方加一宽沿，沿多在10厘米左右，犹如当今四川“泡菜坛”的坛沿，上面既可放食物又可加盖，三个大袋足不仅容量大，传热功能也很佳（图版叁，3）。这些遗物的造型，可堪称三星堆遗址文化珍贵的工艺品，这也是其它地区文化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的陶系早期以泥质灰陶为主，二、三、四期以褐色夹砂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灰陶，再次是红陶，黑陶最少。其中有很多器物是褐灰或褐黄相间，火候不均。尖底罐和高柄豆多为泥质灰陶，这些器物的外表，根据当时出土情况来看，大部分都经过打磨和穿过黑白两色陶衣。<sup>〔15〕</sup>这种独特的器形配合以醒目的色调，自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特征。

三星堆遗址文化常见的纹饰主要有粗绳纹、细绳纹、弦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划纹、几何形纹、方格纹、戳印纹、圆圈纹、“F”纹、人字纹、波浪纹等。纹饰一般都很简练，大多数纹饰都施于器物的特定部位。如粗绳纹和细绳纹多施于小平底罐的肩；云雷纹多施于鸟头把勺的鸟头部位；人字纹、“F”纹通常饰在高柄豆的柄部或陶盃的腰部；戳印纹几乎限定于陶盃釜耳的上端；镂孔多饰于器物的圈足或鸟头把的把上及高柄豆的柄上，主要饰于后二者。勺把和高柄豆的柄上一般是一至二个小孔，孔径一般在0.3至0.5厘米之间。勺把的两个小孔多饰于鸟的下喙近咽喉部位及颈于器身的交接处。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器壁多转折变化，突棱发达。陶器的附件如耳、鼻、鬲、把、足、纽等，不仅装置位置得当，使用方便灵活，而且形象多样，富有装饰性和艺术性。如陶盃，有的盃顶上饰一动物形象，盃流两侧饰两只眼睛，流则自然成了嘴，而三足做成动物在爬行似的足，安排得恰到好处，身、腰、足的比例恰当，转角、轮廓相当清晰（图八，41）。器盖的纽和勺把的顶端常做成鸟头、鸡冠状、花蒂形、羊、虎、蟾蜍、鸱鸢、鹰、杜鹃（图版叁，4、5）等飞禽走兽的形象，即实用又美观。这是三星堆文化的又一大特征。

三星堆遗址文化的陶器制法，一般有手制和轮制。轮制有慢轮、快轮。尤其是尖底薄胎陶罐，陶胎大多在1至1.5毫米之间，这就更反映了当时快轮的使用。因为陶胎越薄、越均匀，则要求快轮的旋转速度越高，轮盘的安装也越要平稳。手制仅限于少数陶器，如陶盃、高柄豆、勺等器形的把、柄、足、耳之类。总之，三星堆文化的陶器造型在其多样性、科学性和艺术方面都反映出了较高的手工业制陶水平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 ②、生产工具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生产工具，除纺轮、网坠大部分为陶质外，余皆石质。器形制作精致，棱角整齐，通体磨光。主要种类有：剖面呈棱形的石斧、断面近方形的石磷、长条形的石凿、半月形的弧背刀等，均为小型磨制石器。石杵、石锥、石矛等数量较少，以斧、磷、凿、纺轮为主。其石质多系片岩、页岩和板岩。石纺轮的制作，通常是利用制石壁钻下的石心，再穿孔加工而成。穿孔主要采用琢穿和管钻两种办法。整个遗址没有发现大型的有肩或有段石器，而是以小型的磨光石磷、斧、凿为主。这亦是三星堆遗址的一个重要特征。

## ③、房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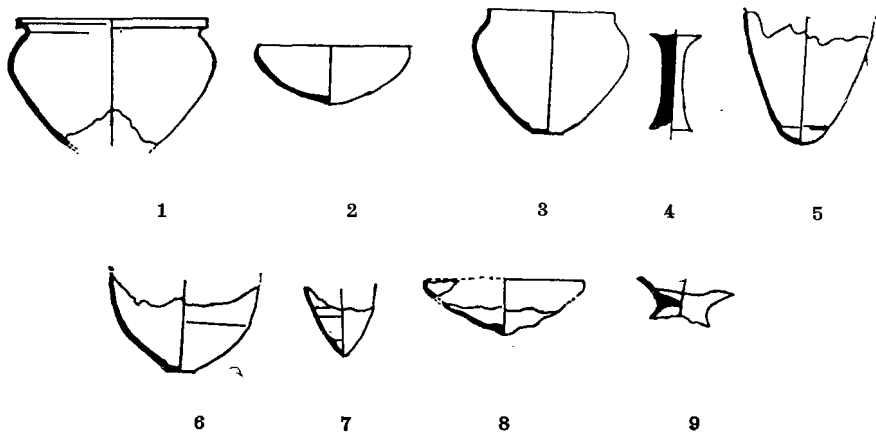
三星堆文化的房址全部为地面建筑，从平面来看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多数为长方形。房间面积多在14至35平方米之间，个别达60多平方米。其建筑材料采用土、木、竹等。其建筑方法多以榫卯和分段搭接技术为主的穿斗式骨架和抬梁构架方法。<sup>〔16〕</sup>四周墙基多挖沟槽，槽宽17至37厘米，深20至55厘米不等。沟壁整齐坚实，沟底掘小槽子或柱洞。洞径一般为14至30厘米，深20至60厘米。柱洞间距一般为60至110厘米。沟底的小槽宽5至10厘米。沟底平整，柱间立小木（竹）棍，再于沟内填土埋实，小棍上编缀竹、木条等物，然后两面涂草拌泥而成“木骨泥墙”。

从上述三星堆文化的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三星堆文化内涵有别于鼎、鬲、甗三足器为主要炊器的中原文化，有别于以彩陶为主的西北文化等。显然三星堆文化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一支古代文化。这种以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圈足豆、鸟头把勺、三足形炊器为基本组合的陶器以及小型磨光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充分反映出—个民族、—种文化的固有特征。

## 3. 早蜀文化的发展

上述三星堆文化小平底陶罐、圈足豆、高柄豆等器形的演化序例，已清楚的向人们展示出了早期蜀文化的特征及自身的发展。这就不难看出三星堆遗址与川西平原诸遗址之关系。

如三星堆遗址四期的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陶盂等基本典型器物均在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雅安沙溪西周遗址都有出土，具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如三星堆遗址四期的尖底、小平底陶罐在新繁水观音遗址演变成尖斜唇、侈口、口径大于肩径的小平底罐。三星堆遗址四期的直口、直腹的尖底罐，在新繁水观音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及雅安沙溪遗址则多为侈口、腹微曲的尖底罐。在雅安沙溪周代遗址盛行的陶盂则变成大侈口、长流体肥胖的乳头袋足（图十）。这些器物一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图十 雅安沙溪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

- 1、3、6. 小平底陶罐 (86YsT<sub>1</sub>④: 29, T<sub>5</sub>③: 7, T<sub>5</sub>H<sub>1</sub>: 2)  
 2、8. 尖底盂 (86YsT<sub>1</sub>H<sub>7</sub>: 1, H<sub>6</sub>: 8)      4. 高柄豆 (85Ys采: 98)  
 5、7. 尖底器 (86YsT<sub>1</sub>H<sub>6</sub>: 6, T<sub>1</sub>②: 4)      9. 圈足豆 (86YsT<sub>5</sub>②: 5)

仍保留了传统风格。如尖底罐、盂（盂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出主要陶器）在雅安荣经县的民新村、南罗坝春秋战国遗址、〔17〕成都南郊战国墓、〔18〕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19〕成都青羊宫遗址的战国文化层〔20〕中都有发现。

在纹饰符号上，三星堆遗址的主要纹饰粗绳纹一直到西周、春秋、战国各时代的陶器上仍为主要纹饰之一。而鸟、花蒂、手心、虎、蟾蜍等纹饰、泥塑形象和“星月”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蜀兵器上更是常见，〔21〕充分显示出同一文化的内在联系、传统关系和承袭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的蜀文化无疑是继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发展而来的。

附记：本文中的沙溪遗址的部分陶器图，由雷雨同志提供，特致以谢意。

## 参 考 文 献

- 〔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2〕经秦学圣先生鉴定。  
 〔3〕同〔2〕。原报告的器物层位编号属文化层编号非地层顺序号。  
 〔4〕四川省博物馆：《成都青羊宫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8期。



- [5] 资料存成都市博物馆。
- [6]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 [7] 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 [8]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 [9] 资料藏汉源县文化馆。
- [10] 资料现在整理中。
- [11] 资料现在整理中。
- [12] 孙华：《蜀族起源考辨》，《民族论丛》第二集。
- [13] 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3年2期。
- [14]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 [15] 由于成都平原土质湿而粘，器物出土时往往被泥土粘去表面一层陶衣，故器形外表看起来较粗糙。
- [16] 江道元：《四川广汉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香港建筑》1988年6期。
- [17] 同[11]。
- [18] 赖有德：《成都南郊出土的铜器》，《考古》1959年第8期。
- [19] 陈显丹：《略说巴蜀墓葬随葬品的组合及其纹饰符号的异同》，《四川史学通讯》1984年第5期。
- [20] 同[4]。

## THE CULTURE AND CHRONOLOGY AT SANXINDUI SITE

by

Chen Xiandan

*Sanxindui* Site, at *Sanxin* village, *Guangh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site of the early *Shu* culture. From 1980 to 1986 several excavations had been taken place there, unearthed a lot of precious artifacts, the remains of dwellings and kilns, ash pits, the workshops of jades and other precious stones, city walls etc. All these identified the site is one of the center of the early *Shu* state.

The cultural deposits can be divided into 16 levels. It represents fou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ncludes the levels from 16 to 13 which mainly contain the fine grey pottery, which occupy about 80 percent among the pottery shards. The recognizable objects are flat-bottomed vessels (平底器), wide-edged tripod vessels(宽沿器), openwork high pedestal cup(镂空高圈足豆), bowl-shaped vessels (钵形器), cooking utensils with lotus-leaf edge(荷叶口沿炊器)etc. The main decorations are fine rope pattern (细绳纹), paralld line pattern (平行线纹) applied decoration (附加堆纹)etc. They belong to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second stage includes the levels from 12 to 11 which primarily contain sandy brown pottery (夹砂褐陶). The proportion of fine grey pottery reduced to 28 percent. Swall flat-bottomed pottery jars (小平底陶罐) are popular. The shape of the pottery is dominated by *he*(陶盃), long-stemed *dou* (高柄豆), tripod design cooking utensits etc. The decorations include are thick and fine cord impression (粗、细绳纹), incision (刻划纹), sealed pattern (戳印纹), pointed pattern(锥刺纹), paralld line pattern(平行线纹), “人” shaped pattern etc. The date of this stage may be from *Xia* to *Shang* Dynasty. The third stage includes the levels from 10 to 9 which contain primarily sandy brown pottery. The artifacts consist of *gu*, *gu*-shaped vessels (觚、觚形器), long-necked *hu* (长颈壶). The decorations are “米” shaped-pattern (米粒纹), nipple-shaped pattern (乳钉纹), clam shaped-pattern(蚌纹) and cloud and thunder pattern (云雷纹). The date of this assemblage is mid-

*Shang* Dynasty. The fourth stage contains the levels from 8 to 4.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discoveries, this stage could be sub-divided into the early and the late period. The objects of the early period agree with those of the third stage. But point-bottomed pots are popular, bird-headed handle spoons are less. In the late period the majority of the pottery sherds are plain-faced, only a few cord impression decor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fine clay pottery increases. The vessels grow higher. The thickness of the wall of point-bottomed pot is very fine and the bird-headed handle spoons as well as wide-edged tripod cooking vessels disappear. Some small flat-bottomed pot change into pedestal foot, the date of this period is in the late *Shang* and the early *Zhou* Dynasty.

During the fourth stage, the typical artifacts are small flat-bottomed pots, long-stemmed *Dous*, bird-headed handle spoons, openwork high pedestal cup (镂空高圈足豆) etc. All have their own developmental series, and show their indigenou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 region represented by the main cooking vessels of *Ding* (鼎), *Li* (鬲), *Yan* (甗) and other tripod utensils, also from the north-western culture primarily indicated by painted pottery etc. So we call this as *Sanxindui* culture or the early *Shu* culture. The culture had been developed in Ba and Shu in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For example, the essential objects of the point-bottomed pots, *Zhan* (盞), *He* (盞), long-handled *Dou* (高柄豆), pedestal foot *Dou* (圈足豆) etc, in the fourth period of *Sanxindui* site all exist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site at Twelve-Bridges Site, the *Zhou* site of *Zhi Hui* street in *Chengdu* city, the tombs and the sites of Spring &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t *Minxin* Village and *Nan Luo ba* in *Rongjing* county, the tomb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southern suburb of *Chengdu* etc. But the decoration patterns such as birds (鸟), palm-hearts (手心), tigers (虎), toads (蟾蜍) etc, and clay status (泥雕像), "star and moon" decoration are more popular weapons in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se show the inner relations, the traditional ties and the inherited factors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cul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mentioned above, w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hu* culture in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originates from the early *Shu* culture at *Sanxindui* Site in *Guanghan*.

7.广西北流型315号铜鼓金相组织中的自由铜沉积

(1)、枝晶间的大颗粒；(2)、枝晶间的细小颗粒；(3)、大的球状颗粒；(4)、锈蚀与未锈蚀( $\alpha + \delta$ )共析组织。 $\times 250$

8.广西冷水冲型100号铜鼓的金相组织

(1)、基体上未被锈蚀的( $\alpha + \delta$ )共析组织及铅颗粒；(2)、表面锈层中未被锈蚀的( $\alpha + \delta$ )共析组织。 $\times 156$

9.广西北流型101号铜鼓的金相组织；自然腐蚀的 $\alpha$ 黑色晶界。 $\times 200$

### 北流型铜鼓调音问题初步研究

#### 图版贰

1. 2 3. 4. 5. 6. 7. 8.

###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

#### 图版叁

1. 第三发掘区早期房屋遗址鸟瞰(航拍) 2. 雕花漆器  
3. 三足形炊器 4. 鸟头把勺残件 5. 杜鹃器盖

### 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

#### 图版肆

1. 遗址环境 2. 遗迹( $F_1$ 局部) 3. 遗迹( $F_1$ 局部) 4.  $F_2$ 剖面

#### 图版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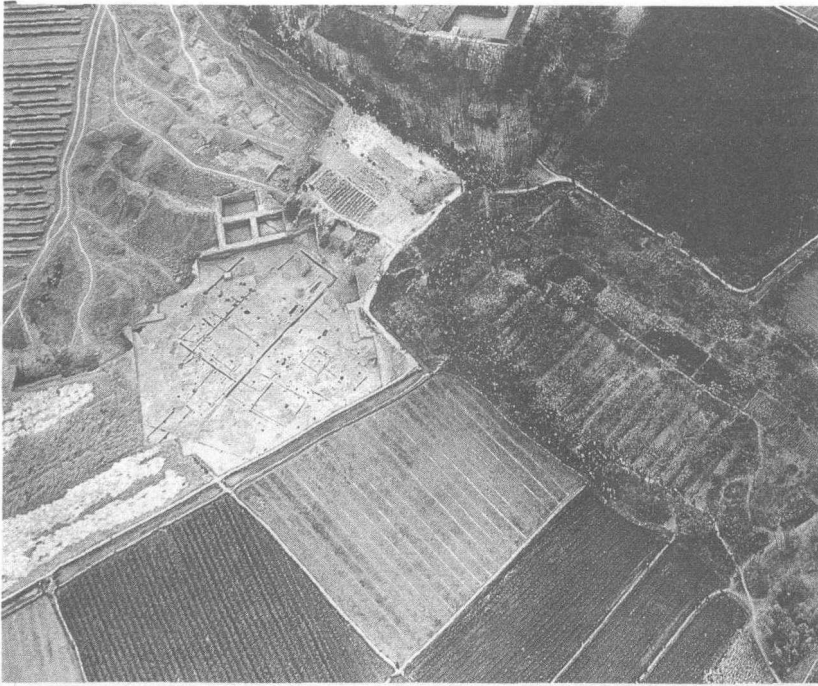
1. A II式碗( $H_4:83$ ) 2. A I式花瓣腹碗( $H_4:25$ )  
3. E I式花口碗( $H_8:93$ ) 4. C I式花瓣口盘( $H_8:65$ )  
5. 龙罐(采:21) 6. 龙罐(采:24)

#### 图版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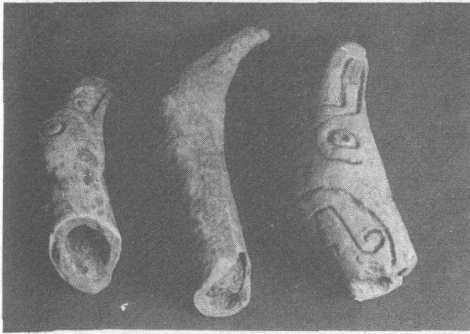
1. C II式碗( $T_5$ ④:132) 2. E型壶( $H_1:37$ )  
3. A III式壶( $T_5$ ④:297) 4. B I式壶( $H_4:109$ )  
5. C II式壶( $H_4:7$ ) 6. C I式罐( $T_2$ ④:67)

#### 图版柒

1. B II式盆( $H_2:1$ ) 2. B I式鉢( $H_8:111$ )  
3. A I式盆( $H_8:113$ ) 4. B II式盆( $T_4$ ④: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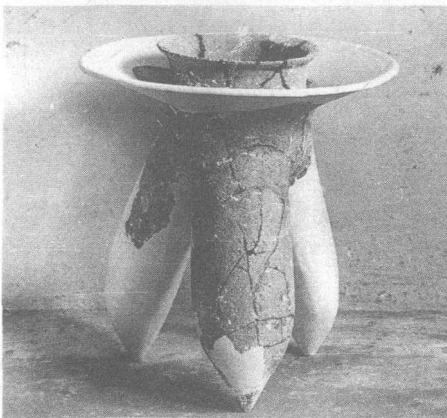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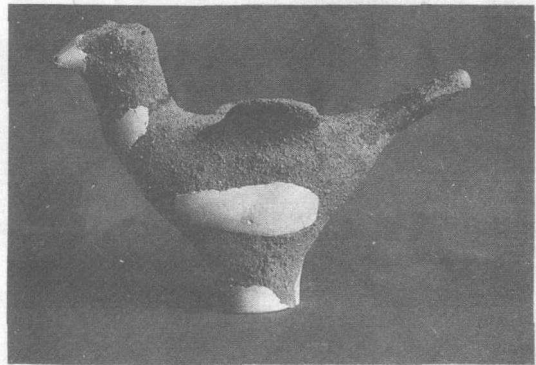
5



2



3



4